



万水千山走遍，终于又相见，爱上你只在须臾之间
只是你早已不记得，等了十年又十年
只为当年那一别经年的瞬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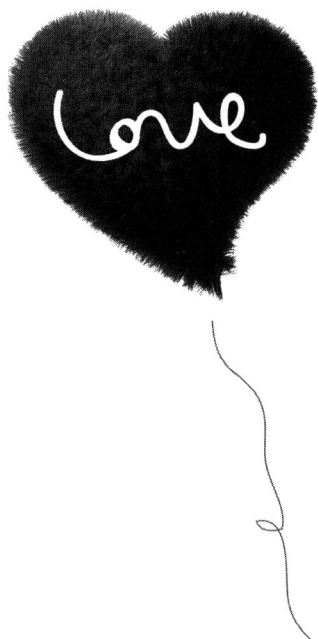
书小拉◎著

爱你到时光尽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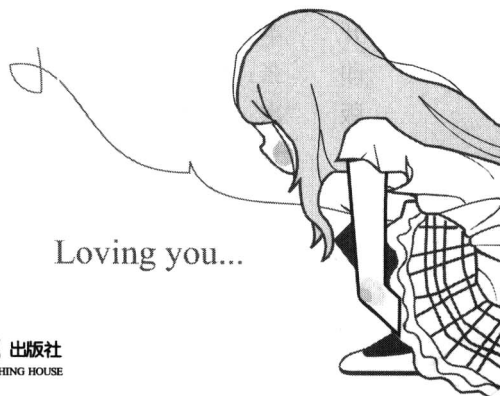


“Loving you...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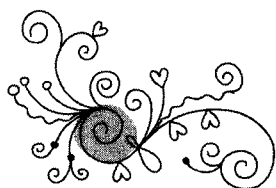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时候，爱不是彼此凝视，而是向一个方向眺望……



书小拉◎著
爱你到时光尽头



Loving you...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Chapter 1 邂逅 / 1
- Chapter 2 执著 / 7
- Chapter 3 刹那 / 12
- Chapter 4 晨曦 / 20
- Chapter 5 家庭 / 26
- Chapter 6 结束 / 32
- Chapter 7 初恋 / 38
- Chapter 8 得胜 / 48
- Chapter 9 神离 / 63
- Chapter 10 禁区 / 69
- Chapter 11 夜话 / 76
- Chapter 12 较劲 / 83
- Chapter 13 背叛 / 87
- Chapter 14 好散 / 93
- Chapter 15 连心 / 99
- Chapter 16 困岭 / 105
- Chapter 17 征途 / 111
- Chapter 18 惊喜 / 119
- Chapter 19 自禁 / 126

Chapter 20 纠缠 / 135

Chapter 21 决裂 / 142

Chapter 22 唯一 / 152

Chapter 23 黑白 / 157

Chapter 24 旧账 / 165

Chapter 25 舍得 / 172

Chapter 26 责任 / 184

Chapter 27 欺骗 / 190

Chapter 28 前妻 / 197

Chapter 29 了断 / 204

Chapter 30 真相 / 211

Chapter 31 歧途 / 218

Chapter 32 落华 / 224

尾声 回忆 / 239

尾声的尾声 / 250

尾声的尾声的尾声 / 251



Chapter 1 邂逅

白洛洛对自身的认识相当深刻，一贯坚信一心不能二用。

也就是说，一定时期内只能专心做一件事，比如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打电话，否则就是这个下场——

一辆黑色“沃尔沃”吱都不吱一声，刷一下从她右边并线到她前面。当然，其实人家是“吱”了一声的，她光顾打电话没听见罢了。她只是脑子里“嗡”的一下，条件反射般向左打轮。

凑巧就在于原本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上——连牛车都见不到一辆的高速公路上，偏偏在这时从她左边又欺上来一辆车。

“咣！”两车重重相撞。车前翼子板上骤现一个拳头大的窟窿，“马六”车主跳下来破口大骂。

白洛洛对着电话哀嚎一声“唐笙我惹麻烦了，回头再打给你”，就赶紧挂了。

她扬起一张俏脸，怯生生地推开车门：“……对不起啊，先生，我是新手……我，我给您修车还不行吗？”

“马六”哥登时一愣。只听说过陋室出明娟，谁知道破成这样的捷达里也有如此佳丽。

白洛洛见他不说话，越发地泫然欲泣，她上前轻轻拉住他的袖子：“大哥，行了，您放过我吧……”

“马六”哥脸上一红，摆摆手道：“得得，走吧走吧。我看见那车别你了，以后记得让速不让道，踩一脚刹车就行了，千万不能打轮，撞了别人是小事，把自己撞了多危险啊。你看看撞的地方，正好是驾驶员的位置……”他越说越糊涂，明明是自己被撞了，怎么倒跟自己还理亏似的。

白洛洛趁他还没反应过来时，脚底抹油一溜烟地跑了。她明知自己技术烂脑子慢，还是不长记性，又给唐笙打电话：“嗯，还是我。刚才有个沃尔沃别我，真缺德啊。”

唐笙笑道：“是你技不如人吧。”

白洛洛不屑道：“你要亲临现场就知道是谁之过了。真缺德，肯定是个太子党或者富二代什么的，车牌那叫一个恶俗，我都没数清几个8……”她犹自唠



爱你到时光尽头



唠叨叨，唐笙不耐烦了：“媛媛，我这里练级呢，不跟你说了啊。”

白洛洛只好委屈道：“哦，好吧。那你记得晚上要吃饭，冰箱里有六个乐扣饭盒正好够你吃两天，放进微波炉时记得打开盖子，否则会炸。芒果都切好了在保鲜袋里……”

“嘟嘟嘟嘟……”对方已然挂了。

白洛洛郁闷地嘟起嘴巴。

京郊昌平绿森森的水库区里有一片温泉度假村，家家都长得差不多，指路牌又不明显，转来转去她就走丢了。

她在路边找个当地人问道：“请问军都温泉度假村怎么走？”那人随手一指：“先往那边，到了路口往西拐。前面那车也刚问这地儿，你跟着他就行。”

前面影影绰绰是辆黑色汽车。她顿时斗志昂扬起来，一脚油门一踩到底。

已经开了二十万公里的捷达怒吼几声，使尽吃奶的力气想追上那辆沃尔沃，到底力不从心啊。

可见有些人注定是要相识的。白洛洛好不容易才摸进度假村大院，瞪着停车位不禁火大：“有服务生没有？这人怎么停车啊？你们怎么都不管？”不出众人所料，还是那辆车牌为京 E8xxxx 的沃尔沃。

整个大院里只剩两个停车位，该沃尔沃却正好停在两个车位的中间。

这度假村里常年举办各种高档会议，服务生早见惯了五颜六色的达官贵人。他瞥一眼白洛洛的破捷达，冷冷地对她说：“小姐，客人把这两个车位都买下来了，就算他只停一边另一边你也不能停。”

白洛洛气得怒反笑。罢了，大热的天气车里本来就没空调，给自己寻这火气做什么。她不言不语地随便找个地方扔下车，又换上高跟鞋——咦？跟上的铁掌什么时候掉了，这可太不耐磨了。

电话随即响起，她接起来：“您好，博远白洛洛……啊，是林总，到了，刚到……好开啊，您的车刚过磨合期，特别好开……放心吧，我这就去签到，有情况随时跟您联系。”

她奔到前台：“请问有一个进出口贸易论坛是在这里召开吗？”然后领了房卡回到房间。天气真热，衣服都湿透了。她匆匆洗一把脸，又换一身套装后便直奔会场。路上耽搁时间太久，论坛早已经开始了。

她贴着墙根一点一点往前蹭，终于找到一个最靠前的空座。台上坐着一位主持人，两位嘉宾，正在讨论海运集装箱市场投资前景云云。白洛洛认真听了一阵，越听越开心，果然来对了地方。



白洛洛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上班。

公司主营业务是拉皮条，即帮助国内外买家卖家做生意，代理进出口贸易手续，报个关交个税什么的，也时常跟搞海运的船舶公司打打交道。近年来外贸行业竞争日趋激烈，跟客户收的钱越来越少，可公司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，利润越来越低，把他们林总愁得一天到晚唉声叹气。

客户经理白洛洛与林总私交甚笃。她仗义地拍拍胸脯：“没事老林，周末我去昌平看看，据说长期跟咱们合作的傅氏船业老总要去那儿参加一个论坛，我看看能不能跟他拿个折扣，争取把咱们的运费降下来一些。”

林总笑道：“洛洛啊，你真是个人才。还长期跟咱们合作，好像咱们多大的大户似的。咱们每年的业务总额估计连人家牙缝里剔出来的菜叶子都比不上，人家理你是个毛呢。”大学毕业才两年的白洛洛讪讪道：“事在人为嘛……”

林总道：“真的，小白，你要是能跟他们那位傅总来电话，我就算你赢了。据说这位爷上任三年来就没人知道他的电话，连他秘书都不知道。”“太装了吧，旁人有急事找他怎么办？而且谁都不告诉还要电话干什么，是不是压根儿没手机？”

林总悠然道：“不知道啊，真相只有一个，看你行不行吧。”白洛洛暗暗狞笑：“林某人，你忒小看姐了。”

台上嘉宾一个姓刘一个姓张，都在说海运不好做啊，竞争激烈啊，降价势在必行啊。白洛洛暗道，待会儿你们别忘了这话就行。

听众席前面两排都有名牌。她装模作样从前排走过，一眼眼瞥了过去，怎么一个姓傅的都没看见？

主持人见时间差不多了便宣布：“茶歇时间到了，一刻钟后我们回来。”

林总电话又来了，白洛洛躲到外面去接：“嗯，听了听，挺好的……我试试看吧，其实船舶公司来了挺多的，傅家要是不给降价我们就转投别家……谁说只有傅家能靠得住？别家也挺好啊，一个个人傻钱多的……”

彼时她正站在天台外，一边接电话一边对着玻璃窗整理仪容。玻璃窗里面挂着纱帘，再往里黑洞洞的。其实她平时是个挺保守的姑娘，这一回这么不拘小节是有原因的。一来刚从会场出来，这间屋子里肯定没人；二来刚才换衣服时忒着急了些，连新内衣上面挂的吊牌都忘了扯，硌在皮肤上难受得想挠墙。

女厕门口排着好长的队。她随手把天台门反锁上，对着玻璃揪那块小纸牌。

……见鬼了，胳膊怎么这么短？揪来揪去就是够不着。她左右看看没人，干脆把内衣彻底解开……哈，揪掉了。她重新整装停当，对着玻璃做了个甜甜



爱你到时光尽头



的表情，咪溜一下，窜回了会场。

等啊等啊，还没等到一个姓傅的上台发言论坛就结束了。

她不甘心，抓起一把名片跑到第一排：“先生我们交换个名片好吗？哎呀……王总，幸会幸会，我是博远进出口贸易公司的白洛洛……”有人客气地还她一张，有人假惺惺地说名片用完了，有人冷冷道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，她都硬把名片塞进人家手里。可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姓傅啊。

她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给林总打电话道：“姓傅的真的来了？没找到啊……”旁边旁听席里有人也来找她换名片，她随手递给对方一张。

其实倒也不是无功而返。她挤到那位嘉宾刘总跟前“叽叽喳喳”说了好一阵：我们公司业务规模很大，给我们便宜些运费以后我们就找你们了。人家也不知是听她说话还是看她的人，总之最后笑眯眯地看牢她，说：“行啊，回头你再跟我联系，咱们细说。”

这种人白洛洛早已见多了，当下只作没听懂，嗲声嗲气道：“谢谢刘总！”

真正让她不爽的是一早跟老林夸下海口要搞定傅氏老总了，这才够郁闷的。

她闷闷地冲了个澡，把下午硬要来的名片一张张整理进名片簿。现代社会，人脉即是生产力……突然间一愣，捏着手里的名片一阵迷糊。傅迦？什么时候拿到的？啊，一定是和林总通电话的时候那个找她换名片的人。

那是傅氏老总吗？竟然主动跟她换名片？

这名片其实也很装。深灰色暗布纹质地，上面只印了一个黑色宋体的名字，傅迦，以及一串数字号码。

她灵机一动，给前台打电话道：“请问今天是有一位傅迦先生入住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他是哪家公司的？”

“对不起，这个我们不清楚。”

她放下电话，片刻又拿了起来，要不然直接给他拨过去？

就在她犹豫的这半秒钟里，她的电话丁丁冬冬响了，手机显示的来电号码正是名片上的那一串。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，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接了起来：“你好。”

对方却是沉默。

“你好？”

“白洛洛是吧。”对方声音极为低沉，白洛洛登时想起《情迷大提琴》里的大提琴。



“是我，您哪位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在你车旁边。”说完就挂了。

白洛洛心里怦怦直跳，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，连她自己都莫名其妙——第一没带出来房卡，第二还穿着睡衣……她双手交叠抱在胸前，慢慢走到破旧的捷达前。夏夜里的山风清清凉凉，有个人背着月光站在那里，身型高大，面孔暧昧不明。

她小心地问道：“您好，刚才您是给我打电话的吗？”

那人还是不说话。

白洛洛急了：“嘿，问你呐，你怎么老不说话。”

那人道：“白天……是不是别了你一下？对不住。”

白洛洛呆了一瞬，旋即反应过来：“你就是那沃尔沃啊！”

那人道：“我不是沃尔沃——我也没有开。我当时睡着了，司机在开，后来才跟我说别了个捷达，满院子里就你开捷达。”

白洛洛冷笑：“是啊，车破呗，活该被人欺负。”

那人真诚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诚心向您道歉。”

白洛洛一贯吃软不吃硬，如此倒也不好发作了，却想起来另一件事：“对了，你就是傅迦吗？傅氏船业的总裁？”

那人微不可察地点点头。

终于找到这个人，白洛洛却不知该怎么开口了。

傅迦微笑道：“没事的话我回去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白洛洛叫住他。到底是职场中人，再花痴也得有个底线：“那个，我是做外贸的，原本找您也有些事……”

“博远是吧，”傅迦接口道，“我刚跟你们林总联系过了，下一季度开始运费减10%。这个折扣不是很高，因为再高就要过董事会，我自己不能擅自决定。”

10%！

白洛洛心中飞快地将它换算进利润里……这么说来本季度奖金有望了！

她喜孜孜地说道：“谢谢傅总！您真是好人！他们还说你特难接近，连电话都从来不给人。”

傅迦道：“是的，我的电话你不许给别人。晚安。”

白洛洛奇道：“可我都没问你要啊，你怎么就给我了？”

傅迦笑笑，并不理她，转身便走。你大约不知道，这世上只有两个人知道



爱你到时光尽头



我的电话，另一个还去世了。万水千山走遍，终于又遇到了她。尽管她早已不认得他。不，她何时认得过他？他想起适才那个香甜的梦，梦中的奶油蛋糕刚刚出炉，又甜又热的香气仿佛还在他鼻尖萦绕。

到底年轻，到底不甘心，他骤然停住脚步，转回身来望着她。

黑的发，黑的眼，洁白的颈项，以及……

他慢慢踱到她身边，伏下头去，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你的胸脯真美……我刚从国外出差回来，正在那间房里睡觉倒时差，是你一直叫傅家傅家才给我叫醒的。”

白洛洛莫名其妙之间，骤然灵光一动，想起自己刚才和老板打电话时拼命喊的那两个字，脸蛋刷地红到了耳根——

原来对方当时就在镜子的对面看着自己。



Chapter 2 执 著

林老板本名林中狮。

每当有人见到这三个字怎么写时，无不好笑地抬起头来再看他一眼，林老板就很震怒。

怎么了，不就是人长得猥琐一点儿，体格渺小一点儿，脑壳歇顶得早一点儿，连个有傲骨的名字都不能取了吗？

奈何人在江湖漂，哪能不挨刀。有一回饭局上一位领导不知吃了什么，见到他的名片就笑得前仰后合，直夸他和名字“都很有兽性”！林老板讪讪赔笑，心里十分受伤，第二天就买火车票回到江西老家，跟他妈妈要来户口本去公安局申请改名字——他狠狠地砍掉那半个“犬”，变成了林中师。

白洛洛抚掌大叫：“老板啊，你太没 INSIGHT 了。林中师这名字听起来多娘啊，我要是女人我也喜欢兽性大发的男人。”

于是，林老板默默地看着她。

白洛洛一怔：“口误，我原本就是女人。”

前台兼行政助理的秦晓早已笑得大跌：“洛洛姐你太有才了。说实话，你真的不是说漏嘴吗？我对伪娘没有偏见，像你这么漂亮，别说伪娘，你就是个狒狒我都没意见。”

林中师道：“伪娘是什么？我跟你们 90 后说不到一起。”

秦晓道：“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就纳闷，洛洛姐这么漂亮这么能干的女人怎么会来给你打工。唯一解释就是她其实是个男人，你俩之间有些难为世俗接受的感情纠葛——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洛洛姐要真是男人你就更配不上他了。”

林中师怒道：“我有那么不堪吗？！”

白洛洛则拉着秦晓作势要往洗手间去：“走走走，姐跟你验明正身去。”

秦晓贼眉鼠眼，瞅准机会一把朝白洛洛胸脯抓去，白洛洛登时尖叫起来：“干什么，你！”

林中师到底算个君子，见女孩子们这样玩闹早悄悄躲开了。

秦晓哈哈大笑：“验过了，货真价实。”

白洛洛往死里捶她：“疯丫头，没大没小。”说罢起身去了洗手间。

秦晓只道她动了真怒，忙忙跟在后面：“别啊，洛洛姐，我开玩笑的，别生



爱你到时光尽头



气……”却见白洛洛只是呆呆地满脸通红，红得像发烧了一样。

18岁的秦晓看着她，若有所思道：“洛洛姐啊，我好像猜到了你一个秘密。”

白洛洛边洗脸边道：“嗯？”

秦晓窃窃道：“你这反应……该不会从来没人摸过你吧？难道你还是处女？”

白洛洛腾地站直了身：“老林说得不错，跟你们90后真不是一个物种，走走，出去出去。”她连轰带撵把秦晓赶出去，自己紧紧锁上门。镜中女郎面赤耳红，双唇娇艳欲滴，胸口一起一伏，简直像要爆炸一样。

她父母自幼对她要求甚严，说女孩子断不能衣冠不整，举止轻佻。于是她上班都两年了，还从来没人见过她不穿套装什么样子。

甚至连同居多年的唐笙都没见过。

每天洗完澡，她都要立刻穿上内衣，再穿上圆领口、长袖口、长裤腿的HELLO KITTY棉布睡衣。

唐笙无数次哀求，老婆啊，给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，她当即跳起来给他一顿胖揍。

她父亲白秉澄对她与人同居这件事恨之入骨，举着鸡毛掸子恨不得打死她。她假惺惺地哭道：“现在房租那么贵，住一起省钱嘛，反正我肯定要嫁给他的。”

她母亲兰芝便厉声道：“结婚前不许与他发生关系！”

她嬉皮笑脸道：“那你给我点个守宫砂吧。”

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家庭里长大的传统女孩儿，却在那一方小小天台上被人看了个精光……一想起自己当时那个搔首弄姿的不堪样子，白洛洛恨不得把脑袋栽进马桶里盖上盖子摁下冲水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所以傅迦根本不必嘱咐她保密，那件事和那个叫傅迦的名字早已成为她毕生奇耻，就算山无棱天地崩她都不可能跟人说。

她恨恨地将那张名片撕个粉碎，低低咒骂：“流氓，臭流氓……”

临下班时，林中师叫住她：“小白，我看你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？”

“啊？谁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。”

林中师点点头：“你就是太好强，傅氏都主动给我们降运费了，下周我们就去跟他们签合同，要不要来电话有什么关系。你放心吧，我记着你的头功呢，下一笔钱到账了先给你发奖金。”

白洛洛摆摆手道：“不着急——当然能发了更好。”

林中师又道：“你还开我的车吗？”



“不开了，地铁回去快。”

方才那一丝不快一扫而光，她暗暗盘算这笔奖金发下来的话存折里能涨到几位数，够不够买半个厨房了。

她并没有坐地铁，等了三趟车挤上了公交。

她一身白领打扮，刷卡的时候售票员不出意外地瞪她一眼，骂咧咧道：“还用学生卡，是学生吗，两毛钱都抠，真好意思……”

她若无其事盯着窗外只当没听见，一张粉脸臊得通红。

到家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。她在楼下超市买了几个苹果，半斤牛肉，半斤羊肉，几样熟肉，蔬菜若干，想想又拎了一大桶可乐。

唐笙听到她开门便大叫：“老婆回来啦！我好饿啊。”白洛洛边洗手边道：“马上开饭，你别玩儿了。”

电饭煲煮米饭，昨晚炖好的冬瓜排骨汤加热，择菜洗净改刀，等油锅烧热的工夫切凉肉装盘，喊哩喀喳一顿爆炒，眨间盘盘碟碟端上桌来。

“吃饭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快来，不然都凉了。”

“老婆，你能端到我这儿来吗，我走不开。”白洛洛微恼，转念又一一端到他卧室里去。

唐笙终于扔开鼠标，兴高采烈地说道：“星际二爽啊，我终于打过开局第二轮进攻了，先防空拖延，家里两个地堡加家里补充的兵力基本上能两败俱伤，然后兵种搭配，机枪兵加减速兵加运输治疗飞机，机动性强，火力猛，特别容易补充，特别是偷袭家里时能第一时间赶回支援，巨爽！”

白洛洛像听天书一样，不懂装懂瞎点头，一面给他布菜。

唐笙这才发现小小炕桌上菜满得放也放不下了：黑椒牛柳，葱爆羊肉，酱肘花，酒糟鱼，白灼芥蓝，还有一大碗排骨汤。

“靠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”

白洛洛嘟嘴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唐笙想了想：“你生日不是三月吗，我生日也还早啊。”

白洛洛只好道：“咱俩在一起三周年。”

唐笙登时扼腕：“时间啊！你真无情，我竟然已经被你俘虏三年了。”

白洛洛举着筷子欺到他头上，作势凶道：“还得被我俘虏一辈子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

爱你到时光尽头



她有一双世界上最美的眼睛，那么黑，那么亮，皮肤吹弹可破，嘴角还黏了一枚饭粒。唐笙腾一下着了火，翻身将她压在身下，如饥似渴地吻她。

她一进门就忙着做饭，身上还穿着上班时的白衬衣和西装裙。看遍日本爱情动作片的唐笙登时起了些异样的想法，一只手卡紧她两只手腕，另一手不知向什么地方摸索而去。

白洛洛拦他，推他，踢他，他却越来越用力——挣扎起来更逼真了。下唇猛地一刺痛，唐笙条件反射地给她一巴掌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两人都是一呆。唐笙急道：“洛洛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先咬我的。”他摸摸嘴唇，竟然满手鲜血，一丝愧疚瞬间变为愤怒：“靠，咬成这样！”

白洛洛早已拿了纸巾来：“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来擦擦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！”唐笙不耐烦地推开她，自己夺过纸巾，龇牙咧嘴地搥在嘴唇上。

白洛洛委屈极了：“你发什么脾气啊，一早说好的结婚前不可以，你刚才都那样了，我再不反抗你就要……”

“我哪样了？”唐笙歪着头挑起眉，英俊的面孔瞬间狰狞难言，“你随便上街问问去，有哪家两口子住一起都三年了，女的还不给男的？啊？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靠！”

白洛洛哭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……我们结婚吧，结了婚不就可以了吗……”

这下唐笙火更大了：“结婚结婚，你怎么就知道结婚？没房怎么结婚？难道让我儿子在租的别人的房子里生出来？”

白洛洛抹掉眼泪：“我最近大概能有一笔钱到账。我再跟我父母借一些，你跟你家人借一些，天通苑凑个二手的首付差不多了。”

谁知唐笙却忽地转过头来盯着她，片刻笑道：“你能跟你父母借来多少？一万？两万？白洛洛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傻，原来你比猴都精。我妈上回提了一句二十万的拆迁补偿，可算被你惦记上了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妈她老人家一个人把我拉扯这么大不容易，那二十万是她的棺材本，你这辈子想都不用想！买不起房大不了分手，我找个有房的女的去！”

有一句话就在白洛洛嘴边，几乎脱口而出。不，她并不是要分手，可是如果说出来他们只能分手。到底忍住了。她伤心地闭上了眼。

两室一厅的90年代小户型，她选的是朝西的卧室，把南向的正房留给了唐笙。经过一下午的夕晒，都半夜一点了，房里还热得像蒸笼。她开了一阵空调，觉得能睡了便关掉了老房子的老空调，一直开着电费能吓死人。



其实她对唐笙一向是有些愧疚的。是啊，什么年代了，哪有女人这么守身如玉的。到底因为什么？她也说不来。

也未必全是因为父母的要求。父母看似严格，实则睁一眼闭一眼，既然同意他们住一起，当然就默认了他们的关系。

小时候父母不在家，保姆睡懒觉，她就偷偷躲在房间里看电视。那个时候别人家只能收到中央一中央二，她家已经在看卫星电视。最爱看香港电视剧，然后偷拿妈妈的口红涂个大红嘴巴，脑袋上再披一块枕巾，就飘来飘去的学人家装古装美人了。

有一部什么连续剧里的一个情节直到现在都记得：新婚夜过完的第二天早上，一群人冲进新房里检查新娘子的床单，发现白手绢上还是白白的，就大骂新娘子是贱人。连前一天还恩爱有加的丈夫也对她拳打脚踢，最后把她捆起来关进笼子里又扔进了河里。

纵然似懂非懂，却也不妨碍小小白洛洛对这一幕没齿难忘，不经意间就将这个心结深深地种在心底：结婚前一定不可以做那件事。

难道唐笙真的会因此而跟她分手吗？房间里慢慢又热了起来，她翻了一个身，越发睡不着了。

“哎呀！”

有人轻轻推门进来，轻轻在她身旁躺下，轻轻抱住了她，“宝宝，对不起……”

大股大股的委屈蜂拥而至，她不管不顾地钻进唐笙怀里，呜呜咽咽哭起来：“你说什么我都能忍，唯独不能说我不爱你。我怎么不爱你了，我还能怎么爱你？”

唐笙懊悔不已：“你知道我脾气不好，气头上说了不中听的话，宝宝不生气了，不哭不哭，你打我好不好？”

白洛洛是个非常好哄的姑娘，听到这里，她便立刻止住眼泪，黑暗中寻寻觅觅找到唐笙的嘴唇，切切地吻了上去。

年轻的唐笙再次被忘情的情热冲昏了头脑，他觉得自己实在已忍无可忍——却在那箭在弦上的瞬间里，不经意瞥到白洛洛那双亮晶晶的眸子，正一转不转地望着他。薄纱般的月光轻拂在她雪白的面颊上，她的眼神那样清澈纯净。

唐笙“呼”地站起身来，关好门走了。

白洛洛慢慢整理好她的 HELLO KITTY 睡衣，侧过身子团成一团，然后轻轻对自己笑了起来。看，他还是珍惜自己的，他们彼此是相爱的。



Chapter 3 刹那

三伏天的夏夜湿热难熬，后半夜才渐渐睡熟，却仿佛只睡了短短一瞬的工夫闹钟就响了。白洛洛头昏脑涨地坐起身来，心里暗暗盘算周末一定要睡到山无棱天地合才能罢休。

25岁的唐笙火力正旺，纵然房间里清凉舒适，仍光着膀子睡得四仰八叉，薄被被踹到床底下。

白洛洛柔声叫：“老公起床了。”唐笙起床时气一向大得很，抓起一只枕头丢她。白洛洛耐心道：“听话，要迟到了，你这个月都迟到多少回了。”唐笙腾地一下坐起来：“大早上的你烦不烦！”

“好好，我不烦你，起来洗漱吃饭吧。”唐笙气咻咻地抓起床头的IPAD坐到了马桶上。

白洛洛边烤面包边问：“最近怎么没听你说你们酒店的事了。”

唐笙嗤道：“那破酒店有什么好说的，上上下下都是一帮傻叉。你说现在大盘多好的行情，我同学都不知赚了几套房子出来了，结果傻叉经理从一年前就说是高点，不能进，到现在就涨成这样子了丫还是这句话。靠，也不知总部怎么派了这么个傻叉当经理，跟着他真倒霉，几年了都没有奖金发。”

白洛洛道：“你们酒店规模不算太大，一来现金流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充裕，二来就算有钱也不能随便投啊。现在大盘涨势这么诡异，保守一些未尝不是好事。”

唐笙道：“你懂什么啊，富贵险中求知道吗？我就是没本钱，我要是有钱一定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资本运作。”白洛洛笑道：“我真没看出来，你这一个学档案管理的还这么有理财头脑。”唐笙“哗”地提起裤子，却拉下了脸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档案管理怎么了，应聘的时候我一样PK下去一大把MBA，一样比你这法学院的高才生赚钱多。”

吐司机“噌”一下弹出两片面包，白洛洛只觉沉不住气：“唐笙，你有必要时时刻刻都跟刺猬似的吗？大早上起来就鼻子不是鼻子、脸不是脸的，我不过跟你说笑罢了，我要是嫌弃你还会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吗？”

唐笙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你嫌弃我？你还想嫌弃我？你挣那么几个钱，每天穿得跟我们大堂领班似的，你也真敢说！”



白洛洛气得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

唐笙仍觉不够，慢吞吞走到她跟前，冷冷笑道：“我早看出来了，你老板对你有意思，你对他也挺有好感，那破捷达你都开得那么起劲儿。谁让人家有钱呢，女人不都喜欢有钱人吗？白洛洛，我知道你一直不给我是因为啥，不就是想留着后路吗，不就是怕以后嫁了有钱人，人家嫌弃你吗？真的，我不拦你，你随时可以走。”

“咣！”他转身离去，身后的门被重重摔上。

白洛洛胸中气血腾腾翻滚，跌坐在椅子上半天都动弹不得。人家说七年才痒，他们不过才区区三年，就这样心痒难搔了吗？

一开始他不这样的！

那时他说：“洛洛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谢谢你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选择我。我发誓我一定会疼惜你一生一世，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，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最美好的未来，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！”

那时候的白洛洛幸福得简直快要死去，她紧紧拥抱着唐笙，一遍一遍地说：“我爱你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我也要爱你一生一世……”现在想起来，连当时哽咽的音调和铿锵的顿挫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可是就在刚刚，那个男人对她说你随时都可以走。

一幕场景自脑中一闪而过，初秋清晨明亮透净的阳光下，风一样的少年对她笑道：“什么？你叫白弱弱？”她流下泪来。多少年的执著啊，她早已不能分辨支持她坚持下去的动力是爱还是惯性，她爱的是唐笙其人还是她多年付出的感情。

到公司楼下时，她先进了一楼的洗手间，左顾右盼觉得眼里没什么泪痕了，才又进了电梯。

林中师交代道：“跟傅氏约的上午 10 点，你去吧。晚上我要跟江总他们去吃饭，然后去钱柜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五音不全的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就跟着一起去？”

作为客户经理，要在平时，白洛洛没有不答应的道理，但是今天……她想起唐笙说的那些话，摇摇头道：“今晚家里有些事要早些回去，你找小秦去吧，她是专业麦霸。”

傅氏大厦岿然之势，巍巍耸立于金融街黄金地段，抬眼望去倒像一眼看不到顶似的。

进了里面才知道，傅氏企业办公室不过只占中间十多层，其余楼层或商用